



Xiang Du

香渡

蒋春光小说选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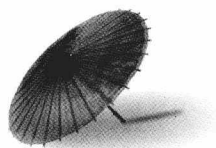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香渡

XIANG DU

蒋春光小说选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渡 / 蒋春光著. 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
2010.12
ISBN 978-7-5624-5864-7

I. ①香…… II. ①蒋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1231号

香 渡

蒋春光 著

责任编辑: 曾钰钦 书籍设计: 周 娟 唐拾柯 张冰杰
责任校对: 夏 宇 责任印刷: 张 策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 400030

电话: 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 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9.5 字数: 197千

2011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864-7 定价: 29.8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

目录 CONTENTS

教工之家	001
错位	073
故事家金卯手	082
王 三	093
劫 旅	104
乔氏档案	122
香 渡	184
无名昏厥	248
诱 惑	256
鱼 腥	276
状 态	284
重 逢	296

教工之家

一

汽车进了街，正咋咋呼呼地走，忽然车身一歪，左轮下溅起一股泥水，直朝旁边的房屋射去。房屋比公路略低，泥水立时污了屋子的大半边脸，还溅了不少到屋子里面。屋里有两三个裁缝在做衣服，他们不慌不忙做着手里的活，对从天而降的泥水完全不予理会。车子爬出水坑，哼哼唧唧走了不几步，又是一歪。这次是朝右，泥水溅着了一群小学生模样的孩子。孩子们嘻嘻哈哈地抹一抹脸上身上的黑汤，互相指着比划几下，书包在屁股后面啪啦啪啦地，跑了。司机耳朵上架一根烟，嘴里叼一根烟，神气活现地把着方向盘，几摇几不摇的，终于将车开拢了道坎车站——所谓车站，就是四面围墙的一个坝子，里面一个破车脑

壳，门口一堆垃圾。

师范大学刚毕业的刘国璋，就是坐着这一趟车，到道坎中学来当老师的。

刘国璋瘦瘦高高，白白净净，玳瑁近视眼镜像模像样地挂在鼻梁上——书还没教着，就像一个老师了。

车上下来十几个人，但周围零零落落一些男女，只把眼死盯着刘国璋看。看了脸上看身上，看了身上又看他的行囊。刘国璋感觉到了，不免得意。虽然脚下很乏，脑子迟钝得像一块木头，但他抖擞精神，将背包杂物全背在后面，只抱老大一捆书在胸前，目不斜视地大步往前走。走了几十步，才想起该问学校位置。就朝路边一个比较年轻好看的女人动问，问时他兴之所至，还操了一下普通话。女人先是瞪大眼睛愣着，慢慢回过神来，就很热情地用十分夹生的普通话回他，回了两三句，有人在旁边嗤嗤地笑，女人就红了脸，用当地话对笑她的人半真半假地骂：“笑你妈个×，有啥子好笑！”然后转过头来，用当地话三言两语对刘国璋说清学校方位——原来刘国璋刚才是朝相反的方向走的。刘国璋仍用普通话谢了女人的指点，掉过身来，一路来到道坎中学。

刘国璋在学校报到以后（在学校他懒得再操普通话了，改用四川话），总务卫麻子（听得大家都这样喊他，他名副其实地一脸麻子）领他去寝室。卫麻子穿着胸前印有“园丁”字样的旧汗衫（肩上一个洞），一边走，一边指指点点，告诉刘国璋学校各个部分的位置，好像是风景名胜地方的导游，在引观光客看风景。学校是初级中学，有数排旧房，

几棵桉树，一个球坝。其间还有成群结队的学生，因为正值开学报名时候，也有一些家长杂在里面。不大看得清哪些是老师。

寝室靠近一排房子的末尾，破破烂烂一间屋子。门板上用毛笔字写着：闲人免进。字迹陈旧而潦草。门下面的空隙大得足以爬进一个小孩。刘国璋把行李一丢，就面带疑惑地打量那空隙，打量了又打量。卫麻子便对刘国璋解释说，空隙是故意留着让猫进出的，因为耗子太多。又说寝室是差了一点，不过分给他的地相当不错——说到地，卫麻子更加兴高采烈——因为那是刚调走的钱老师种过的，很出菜的。还问他要不要立即置一把锄，刚下过雨，马上就该种莴笋和白菜了。见卫麻子嘴里叽里呱啦白沫翻翻说种地，像个老农的样子，刘国璋本来觉得有些好笑，但身体实在太困了，上下眼皮子直打架，就没有笑出来。只是说他现在根本不想种什么莴笋白菜，他只想先收拾一下屋子，然后睡觉。他坐了差不多整整两天的汽车，骨头抖得都快要散架了。卫麻子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。不过，临走时他还是提醒刘国璋，不能误了农时。再说，由于放假的原因，茅厕里的肥料不多，如果动手晚了，也被大家舀光了。又热心地说如果需要粪桶，可先借他的用着。

刘国璋一觉醒来，已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。要不是老鼠在梁上活动得太厉害，他大约还会睡下去的。他觉得肚子饿，才想起昨天只是在车上吃过两个面包。现在算来，已有一天没进食了。于是他出了寝室，打算出去吃点东西。又碰见卫麻子。卫麻子请他到家里吃饭。刘国璋说他就去伙食团吃算了。卫麻子说没有伙食团，只有一个“教工之

家”，由单身职工们合伙，轮流做饭吃，每顿都要预先登记的，所以中午只能在他家里吃了。刘国璋听了卫麻子的话，两眼定定地瞪着卫麻子，发了一会呆。这时卫麻子就趁机把他拉到家里去了。

卫麻子的家不在学校，在学校后面。石头砌的墙，顶上是瓦，一通五六间。前面一块三合土晒坝。两只鹅在坝子上漫步，几只鸡在屋檐下刨食，一口猪在屋侧的烂泥里打滚。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从正屋迎出来。她围着围裙，两只粗糙的手不停地在裙上擦，两颊红红地，不言不语站着。卫麻子对妇人道：“这就是新来的刘老师。”——却不介绍妇人。一边就请刘国璋进屋。刘国璋勉强朝妇人笑笑，一低头，进去了。屋里光线黯淡，隔了一会，才看清里面的陈设：面门的壁上是一张快褪光了色的年画，一个胖孩子骑在一条翘尾巴的鱼上。屋子正中一张木方桌，几根条凳。屋角几样农具和一堆包谷。一张矮柜上，摆着水瓶茶杯。坐了一阵，卫麻子的老婆将饭菜端上桌，大小不等三个孩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，先后坐拢桌边。一条黄狗，也打着响鼻进了屋，它打量一下刘国璋，懒洋洋靠墙躺下了。

开始吃饭。卫麻子和刘国璋先喝酒。喝着喝着，卫麻子的麻脸就红亮起来，他又提到种菜，要刘国璋抓紧农时。刘国璋忍不住说：“卫总务我看你像个村长。”卫麻子说：“刘老师说笑话，我哪里当得上村长。”刘国璋就有些烦躁地说：“可是卫总务，我为什么一定得种菜？我哪里会种什么菜？我读的是师范大学，又不是读的农业大学。”卫麻子很惊讶，说：“我们这里大家都种菜呀！学校这么多土，不拿来种菜干

什么？”刘国璋说：“我反正是不要种菜的，要种你去种。”卫麻子就不开腔了，端起酒杯和刘国璋碰一下，仰脖喝了，脸越发红得厉害。这时刘国璋伸筷去拣那一碗回锅肉。却发现碗已经空了，原来早被孩子们抢光。

吃得差不多了时，卫麻子终于开口说，刘国璋的地可暂由他家种着。卫麻子反复说，他保证不让刘国璋吃亏。刘国璋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

出卫麻子家时，刘国璋已有一些醉意。到了学校，见校长室开着，就轻飘飘地往里走。不知学校安排上哪个年级的课程？进门时，头很响地碰在了门楣上。才记起门框没有他的个子高。他已经是第二次碰这个门了。来这里报到时就碰了一下。这次是碰在额头上的同一个地方。他捂着脑门，痛得直龇牙。校长吴成端坐在里面写什么，头也没抬。一个勤杂工模样的花白头发的老头在里面收拾一堆杂物。刘国璋捂了一阵，缓过来，恼怒地朝门踢一脚，一边心里暗自咒骂，低头进去。他想，他每进一次校长室，就得低一次头，好比是给正对门口的校长行一个礼。

吴成短小精干，这门即使再矮十几厘米，也不会妨碍他进出。他安排刘国璋上体育，外加数节劳动技术。刘国璋以为自己刚才碰昏了头，一时听错，便又问了一遍。真的是体育和劳动技术。于是就说：“吴校长，我昨天让你看过我的毕业证了，我是历史系毕业的！”吴成回答说，他晓得刘国璋是历史系毕业的，但问题是历史课已经有人上了，不好再

调。再说他个子高，教体育也不屈才。吴成说这话时面孔很严肃，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这使刘国璋感到很有些不懂。酒气冲上来，近视眼一瞪，要发急。忽然听得屋角的花白头发嘿嘿干笑两声。这时卫麻子进来了，对吴成说下个月的工资可能又要打白条。吴成叹一口气，说：

“我已经晓得了。不过，得先想办法给刘老师发一点钱，他才出学校，想必急需钱用。”卫麻子答应尽量想办法。刘国璋就顾不得再说课程了，问：“工资打白条是什么意思？”吴成有些惊奇地说：“就是拖欠工资，没听报上说过？”刘国璋说：“倒是听说过的，只是不大相信。现在看来，这还是真的了？想不到这里如此不重视教育！”

吴成说：“你不了解情况，不要乱说。”

卫麻子说：“县里经济是很困难，都知道的。”

刘国璋说：“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亏不能亏孩子！”

卫麻子笑了，说：“你这是广播里说的话。”

吴成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事情总是比想象的要复杂，不是背几句口号就解决问题的。要是背口号管用的话，不早就解决了？”

刘国璋就开不起腔了，红着脸低头退出校长室。一边心里想着吴成许愿的钱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手——他满以为一报到就能领到半个月工资的，规矩就是这样的么！

二

晚饭刘国璋是在“教工之家”吃的。卫麻子已给刘国璋预先作了登记。

下午五点多，刘国璋到了“教工之家”——“干打垒”屋子，灰蓬蓬的，屋角七零八落飘飘荡荡挂着被烟火燎黑的蛛丝——还未开饭。在校长室看见的那个勤杂工老头在灶前弓着背使劲拉风箱。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埋头在大铁锅里炒菜，呛人的辣味儿冲得她直咳。屋里还有两个男人坐在饭桌边说话，面前放着他们的空碗。见了刘国璋，大家静一下。刘国璋说：“我是新来的刘国璋，卫总务说他给我登记了晚饭。”炒菜的女人就说：“刘老师你坐，我们马上就开饭。”刘国璋走近桌边，朝桌边两人点点头，坐下，看见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表：

道坎中学“教工之家”轮流值勤表

日期	星期一	星期二	星期三	星期四	星期五	星期六
姓名	陈 由	周世海	王超群	文 峰	郭玉兰	邓之勤

注：1. 星期天和寒暑假停伙。

2. 采购、保管分别由相邻的单双日值勤人员承担。一人一月。保管兼做账。

3. 月初交款，月底结算，依各人频次均摊费用。

刘国璋指着表问：“这个值勤，是不是煮饭？”

“当然是煮饭了，在锅边值勤，还会是什么？”一个戴眼镜的黄脸胖子说。他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周世海，教化学。”然后又介绍旁边留分头的年轻人：“文峰，教语文。”炒菜的女人是王超群，数学老师。让他有些意外的是，勤杂工模样的老头也是老师，他叫陈由。教过数学，也教过体育。

“怎么没有炊事员？”刘国璋问。

周世海说：“以前请过，养不起。炊事员一人要吃掉我们两三个人的饭菜。再说，人家也不愿干。说给老师煮饭，太清汤寡水。”

“还偷东西。上次那个跛子，偷菜油，晚上走得飞快。”王超群一边盛菜，一边搭话。

文峰说：“没有炊事员反倒好了，我们现在个个都是三级厨师水平。只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——要是有家有室有材料，每天变着花样弄它几个好菜来吃，倒也乐在其中啊。”

周世海对文峰说：“明天你值勤，先露一手给刘老师吧！你地里的好菜——茄子番茄之类多摘些来，我再去买点肉。”

文峰说：“还有钱买肉？不如谁替我值勤，我去钓鱼。晚上保证大家有鱼吃。”

刘国璋说：“不必麻烦，照平时的标准弄就很好，我又不是上级领导。”

周世海笑起来，说：“看不出你才出校门，倒很懂社会。”

刘国璋说：“好像你们都种地？我是种不来地的，我的地给卫总务种了。”

文峰说：“这怎么行？现在发不出工资，全靠地里出菜。谁值勤谁出菜。你没有地，值勤时拿什么给大家吃？”

这个刘国璋当然想不到。他只好说：“我买。吴校长要卫总务想办法发钱给我，我领了就交伙食费。”

“这个月能买，下个月还能买吗？学校总不会月月都发钱给你一个人。”

这时王超群将一小盆南瓜端上桌，用衣袖擦一下脸，插话说：“刘老师才来，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。我看先不要让他单独值勤，就不存在出菜的问题了——空了来帮帮忙就行。反正一星期我们都排满了的。不过，刘老师，你真不该把地让给卫麻子，他贪心得很，现在已种着好几个人的地了，他是我们学校的地主。他家的日子，过得比哪家都滋润哩！”

刘国璋想起中午到卫麻子家里去的情形，没有说话。一面心里感激王超群为他免了值勤——他真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值这个“勤”。

一直闷头拉风箱的陈由扭过头来问：“超群，还要不要火？”

王超群说：“不要了，你快去洗手。等郭玉兰来了我们就开饭。”

说音未落，从门口进来一个姑娘，刘国璋顿觉眼前一亮。周世海说：“小郭，你姗姗来迟啊！”文峰用手拂一下已经很整齐的分头，往旁边挪挪屁股，给姑娘让座，一边又凑近了，轻言细语和她说话。

郭玉兰无精打采地坐在让出的空儿里，看了刘国璋一眼。王超群将两人介绍了，郭玉兰冷笑一声说：“又多了一个受苦受难的人！”

刘国璋说：“郭老师很像我一个同学。她比我有办法，留在城里了。现在我见了郭老师，感觉好像她与我一起分到了这里，心里真是高兴。”

郭玉兰说：“你这人心眼肯定不好——巴不得大家都落难。”

刘国璋说：“我不是心眼不好，我是确实想她。你们不知道，我和她要过朋友。见到你我怎能不想起她来？现在好了，”笑笑，“有你在这一里……也是一样的。”说完赶忙把脸转到一边，眼睛盯在墙上。

周世海和王超群笑起来，说：“刘老师很坦率嘛！”

郭玉兰涨红了脸，说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说？”

文峰脸僵着，说：“人家刘老师是大城市来的，嘴皮子会出风头。”

刘国璋回过脸来，一本正经道：“你们哪里理解一个失恋者心头的苦处！”

周世海问：“你们吹了？一定是她见你分得不好，另寻高枝去了。”

“不幸而言中，不幸而言中啊。正所谓飞鸟各投林！”刘国璋敲了一下自己的碗，忿忿然说。

王超群评论道：“她也太无良心。”唉了一声，又说：“不过现在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。”边说边瞟一眼还在忙着什么，一直未插嘴的陈由。

周世海说：“对头，学校里耍的朋友，难得有成的，还是分出来再

要比较稳当。”

刘国璋说：“现在也只好这样来安慰自己了。不过，感情上终是难于平衡。我们在学校，花前月下，是说过很多海誓山盟的，谁知到头来竟是全不作数，简直太浪费感情和口舌了。”

郭玉兰略带讥讽地说：“你是太亏了些。”

刘国璋看郭玉兰一眼，说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她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，我其实并不怎么怪她。我们是好说好散的。她还流了许多眼泪，她一流眼泪，我就心软了。我想，我要她从城里跟我到这个地方来，不是一样的自私？既然我对她有感情，我就应该让她得到幸福。我一个男子汉，牺牲一次恋爱算不了什么的。比起她一生的幸福来，我牺牲一次恋爱真算不了什么的！——现在看来我是做对了。她一个城里女孩子，从未脱离过父母溺爱，应付环境的能力很差（不像我们男生，有很强的意志力和自制力，分到哪里都不怕）。不说别的，单是让你们想想，如果要她来‘教工之家’值勤，她会是个什么样子？不哭死个人才怪！她是很娇气的，我了解得很。”这样说着的时候，他发现郭玉兰正手托着腮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他说话。就把嘴巴紧紧抿住，做出一副很刚毅很硬派很有历练的沉稳模样来。又看见文峰把脸别在一边，像在想什么心事。好一会儿，没有一个人开腔。

刘国璋又说：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是真的？这种事，我好乱说么？哪天我把我与她两个的合影拿给你们看！”

王超群说：“我们相信你说的，我们相信！”

文峰忽然说：“我听到祥林嫂说‘我真傻，真的，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，会到村里来……’”

郭玉兰尖厉地打断他：“文峰！”

刘国璋大度地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是我饶舌了，谢谢文老师提醒，谢谢文老师提醒……本来我是不愿说这事的，只是见了郭老师，一时……就说出来了。这种事怎么可以在公众场所里说呢？不过，文老师可能误会了，我说这事绝不是要博取在座各位的同情，或是硬充好汉。你们也太小看我刘国璋了。我既然能够把这事挂在嘴上，也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。大丈夫何患无妻！未必我堂堂一个大学生，还怕找不到一个称心的老婆？”说到最后一句，好像忽然意识到自己真有冲壳子的嫌疑了，脸上的表情就有些不自然，连忙取下眼镜来擦。听得周世海说：“刘老师不愧是大地方出来的，说起话来一腔豪气。刘老师你放心，我们学校有的是媒婆，她们自然会给你牵线搭桥。总之，要相信一点：面包会有的，老婆也会有的。”王超群说：“周老师你不要太起劲了，人家刘老师不一定非得在这里找朋友，他难道不可以在城里找？也好调回去呀！”

刘国璋对王超群的话未置可否，但谁都看得出他面有难色。

三

早晨，刘国璋被此起彼伏的鸡啼唤醒。觉得额头疼得厉害，一摸，发现冒起一个大包，大约碰门碰得严重了。他便出门去找校医，顺路到“教工之家”吃早饭。

家家户户都在门口升炉子，猫着腰使劲扇风，煤烟乱滚。各家的鸡也放出笼来，在坝子里漫步唱歌。一个搞不清是老师还是家属的妇人在门口放嗓大骂：“哪个不要脸的东西——偷我冬瓜！我是蓄了一个多月的呀，吃了不得好死呀！”

校医没有散淤消炎的药，给刘国璋抹了一点菜油。搞得他的额头凸起之外，又亮晃晃的。

是开学行课第一天。有课的老师解下围裙，夹着书和备课本往教室走，刘国璋上午三四节有初二两个班的体育，却不知如何准备。吴成让他去问卫麻子——卫麻子兼管体育用品。卫麻子说：“体育课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我们历来都是发球给学生打。最多走一下队列，做做广播操。要热闹的话，就让学生拔河，或者赛跑。这些你还会不会？”

刘国璋凸着亮额头去上体育课，学生直发笑。本来他想走一走队的，这下只好免了，把半筐篮球发给学生。学生们雀跃着，做堆儿打球去了。刘国璋坐在球场边看学生玩。

虽已立秋，太阳还是晒人。球场边的桉树上，蝉在锐声嘶鸣。操场尽头，立着一个草垛。草垛上支一根竹竿，竹竿上晾几件衣服。黑黑瘦